



李長吉歌詩

李長吉詩編稽唐宋兩史藝文志及鄭氏通志略皆曰李賀集後人不欲指斥其名而依其所居之地以名之改題曰昌谷今解李長吉歌詩從吳西泉本及杜樊川序也按昌谷在洛陽地誌多失載詩中原註謂昌谷與女几山嶺坂相承山即蘭香神女上昇處其谷東有隋之福昌宮焉按其地皆在今河南宜陽縣中宜陽于唐宋時爲福昌縣故王氏困學紀聞謂昌谷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張文潛有春遊昌谷訪長吉故居詩及福昌懷古一章專指長吉宅而言皆灼然可據註者數家俱略而不考或且因詩中有龍西長吉之辭遂妄擬以爲地在隴西謬解紛如反爲疣贅又樊川序中反覆稱美喻其佳處凡九則後之解者祇拾其鯨呑鱉擲牛鬼蛇神虛荒誕幻之一則以爲端緒煩辭巧說差爽尤多余集所見諸家箋註刪去浮蔓而錄其確切者間以鄙意辨析其間有竟不可解者多因字畫訛舛難可意揣寧缺無鑿期于不失原詩本來面目勿令後之觀者因箋釋之不明而反墮冥冥雲霧中也長吉下筆務爲勁拔不屑作經人道過語然其源實出自楚騷步趨于漢魏古樂府朱子論詩謂長吉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夫太白之詩世以爲飄逸長吉之詩世以爲奇險是以宋人有仙才鬼才之目而朱子顧謂其與太白相去不遠些子間蓋會意于比興風雅之微而不賞其彫章刻句之跡所謂得其精而遺其麤者耶人能體朱子之說以探求長吉詩中之微意而以解楚辭漢魏古樂府之解以解之其于六義之旨庶幾有合所謂鯨呑鱉擲牛鬼蛇神者又何足以駭夫觀聽哉

乾隆二十五年冬至後七日西冷王琦琢崖氏記于平安里居之寶

笏樓

評註諸家姓氏爵里考

劉辰翁字孟會號須溪廬陵人少登陸象山之門景定壬戌以太學生廷試對策忤賈似道抑置丙第後以薦除太學博士不起有李長吉詩評

吳正子字西泉時代爵里未詳有長吉詩箋註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明嘉靖中以諸生入總督胡宗憲幕府有昌谷詩註

董樵第爵里未詳有昌谷詩註合徐註刊之

曾益字謙甫山陰人有昌谷詩註

李維楨于臣任皆為作序蓋其同時人也

余光宇希之蕭田人明崇禎丁丑進士官上虞知縣有昌谷詩註

予期文選本見李君世熊一序言李質研九百六十年希之以神筆靈韻鼓二氣而呵活之矣其託明乃爾求之多年終未克覩惟其詩子上下空古簡者然每首不過數句亦嘗全首不註疑是擴除之本非全註也其書後爲友人借閱遂失去不返

姚佺字仙期一云山期號辱菴又號石耳山人秀水人明末時客居

吳下與復社諸名士會中有昌谷詩箋○外有邱象升字晦邱象隨

字陳懷字素貞子陳開先章字梅楊妍佳士吳甫陵

字蔚子號西三原人康熙中與博學鴻詞舉張恂恭

字運扈字接張星井字東謝起秀夫朱潮遠字卓七人之評合刊之總號昌谷集句解

定本

姚文燮字經三號羹湖桐城人順治己亥進士官建寧同知有昌谷

詩註多以史事釋之所謂借古人以成一家言者至其當處不可易也書之上方附蔣楚珍金壇人翰林院秉龍字幼光後更名周玉冕蘇州人黃秋酒吳炎牧蔣潛伯諸君評語

李長吉歌詩目錄

首卷

李長吉歌詩序	杜牧	李長吉小傳	李商隱
書李賀小傳後	陸龜蒙	冬日有懷	李賀詩
讀李賀歌集詩	僧齊己	福昌懷古詩	張耒
讀李長吉集詩	李納	長歌哀李長吉	郝經
觀明發畫李賀高軒過園詩	僧道潛	李賀晚歸圖詩	徐師
李賀醉吟圖詩	劉因	李賀醉吟圖詩	劉因
事紀	十二則	詩評	三十二則
示第	一卷		
李憑箜篌引		殘絲曲	
還自會稽歌	并序	出城寄權璩楊敬之	
七夕		竹	
送沈亞之歌	并序	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	
追和柳惲		蜀國絃	
貴公子夜闌曲		春坊正字劍子歌	
大堤曲		雁門太守行	
蘇小小墓		夢天	
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	并閏月	綠章封事	
天上謠		浩歌	
秋來		帝子歌	
秦王飲酒		洛姝真珠	
李夫人		走馬引	

湘妃

二卷

金銅仙人辭漢歌	并序	古悠悠行
黃頭郎		馬詩二十三首
申胡子鬻葉歌	并序	老夫採玉歌
傷心行		湖中曲
黃家洞		屏風曲
南山田中行		貴主征行樂
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幣幕		
羅浮山人與葛篇		仁和里雜序皇甫湜
宮娃歌		
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		堂堂
長歌續短歌		致酒行
昌谷北園新筍四首		憐公
感諷五首		三月過行宮
追和何謝銅雀妓		送秦光祿北征
酬答二首		畫角東城
謝秀才	有妾編練改從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坐人製	
詩嘲謂賀復繼四首	昌谷讀書示巴童	
巴童答		代崔家送客
出城		莫種樹
將發		
潞州張大宅病酒過江使寄上十四兄	追賦董江潭苑四首	
難忘曲		賈公閣鬱堵曲
夜飲朝眠曲		王濬墓下作

客遊	崇義里滯雨	公無出門
馮小憐	贈陳商	神絃曲
釣魚詩	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	神絃別曲
答贈	題趙生壁	綠水詞
感春	仙人	上之回
河陽歌	花遊曲并序	貝宮夫人
春晝	安樂宮	洛陽城外別皇甫湜
蝴蝶舞	梁公子	送袁仁寶兄弟入關
牡丹種曲	後園鑿井歌	溪晚涼
開愁歌	秦宮詩并序	高軒過
古鄴城童子謠效王粲刺曹操	房中思	蘭香神女廟
楊生青花紫石硯歌	苦畫短	官不來題皇甫湜先輩廳
石城曉	春歸昌谷	江樓曲
章和二年中	銅雀悲	染絲上春機
昌谷詩	七月一日曉入太行山	五粒小松歌并序
自昌谷到洛後門	自昌谷到洛後門	塘上行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	休洗紅
四卷	上雲樂	將進酒
艾如張	摩多樓子	月漉漑篇
摩多樓子	猛虎行	官街鼓
日出行	苦篁調笑引	新夏歌
拂舞歌辭	夜坐吟	經沙苑
笙箇引	巫山高	南園
平城下	江南弄	感諷六首
榮華樂	相勸酒	夜來樂
瑞華樂	北中塞	春懷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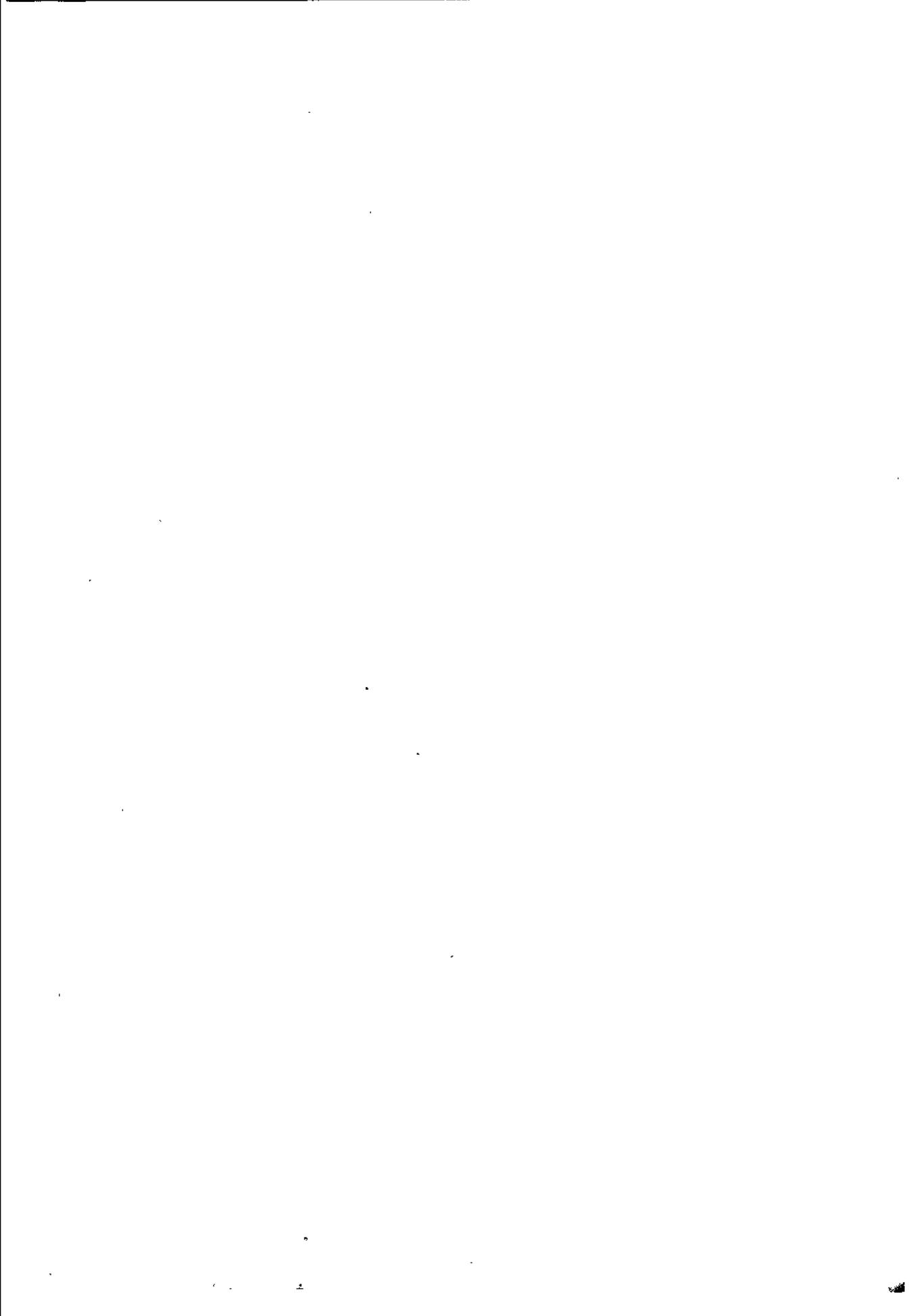
梁臺古愁	公無出門	神絃曲	神絃別曲	綠水詞
高軒過	貝宮夫人	蘭香神女廟	官不來題皇甫湜先輩廳	送袁仁寶兄弟入關
洛陽城外別皇甫湜	長平箭頭歌	江樓曲	塞下曲	上之回
染絲上春機	五粒小松歌并序	塘上行	休洗紅	貝宮夫人
五粒小松歌并序	梁公子	將進酒	野歌	高軒過
塘上行	秦宮詩并序	月漉漑篇	呂將軍歌	洛陽城外別皇甫湜
休洗紅	房中思	官街鼓	美人梳頭歌	染絲上春機
野歌	苦畫短	新夏歌	題歸夢	五粒小松歌并序
呂將軍歌	春歸昌谷	經沙苑	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	塘上行
美人梳頭歌	銅雀悲	南園	題歸夢	將進酒
題歸夢	七月一日曉入太行山	感諷六首	白虎行	月漉漑篇
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	自昌谷到洛後門	夜來樂	莫愁曲	官街鼓
白虎行	自昌谷到洛後門	春懷引	嘲雪	新夏歌
莫愁曲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	巫山高	神仙曲	經沙苑
神仙曲	四卷	江南弄	高平縣東私路	南園
高平縣東私路	艾如張	巫山高	春懷引	感諷六首
春懷引	摩多樓子	江南弄	白虎行	夜來樂
白虎行	猛虎行	巫山高	莫愁曲	春懷引
莫愁曲	苦篁調笑引	江南弄	神仙曲	巫山高
神仙曲	夜坐吟	巫山高	高平縣東私路	江南弄
高平縣東私路	拂舞歌辭	江南弄	春懷引	巫山高
春懷引	笙箇引	江南弄	白虎行	江南弄
白虎行	平城下	江南弄	莫愁曲	巫山高
莫愁曲	榮華樂	江南弄	神仙曲	江南弄
神仙曲	瑞華樂	江南弄	高平縣東私路	江南弄
高平縣東私路	漢唐姬飲酒歌	江南弄	春懷引	江南弄
春懷引	漢唐姬飲酒歌	江南弄	白虎行	江南弄
白虎行	聽穎師彈琴歌	江南弄	莫愁曲	江南弄
莫愁曲	聽穎師彈琴歌	江南弄	神仙曲	江南弄
神仙曲	聽穎師彈琴歌	江南弄	高平縣東私路	江南弄

謫谷

以上原本終  
別書採出二首附後

靜女春曙曲

少年樂



李長吉歌詩首卷

錢塘 王琦琢崖編輯

李長吉歌詩敘

杜牧

縉端臣較

太和五年十月中旬舍外有疾呼傳誠書者牧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爲四編凡二百三十三首今本自谷集只四卷疑即沈氏所得難爲四格編文者無真贊將陳之惠可知矣劉朴作昌谷集題跋曰樂府惟李賀最工張羅于建章皆出其下然全集不遇一小冊世傳賀中表有卯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故傳于世者多小子羈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得況佳句乎使賀集不遺后以不能一如如今所傳本之精善類質手自詮釋者耳鍾伯敬作李長吉詩序曰杜牧李長吉執友也教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首今三百三十二首具在則止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者非遠也皆實所不欲存者也而李潛者乃後賀之外搜其逸者矣恨其以風怨悉投壙中不亦勤矣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况如賀等者皆子心的有所據而于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子心有所據而于世無所與之人生而授其友之知我足以詩詩止于二百三十二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矣不足以定長吉詩而以欲別傳其所不欲存者其友無識者之禱人詩也然則授賀詩與恨其投者其爲庸人無識則同要其俗後長吉之幸而一百三十三首傳于世而無一字之于其才者皆長吉文章之神之所造也若長吉者己所不欲存雖舉出之而欲傳而必怒然自去之者也二文議論皆謂後朴以未足于字而解時以平生所著歌詩授沈子明今讀其文似吉執友誤矣又質將卒時以平生所著歌詩授沈子明今讀其文似以歌詩授之杜者則亦未嘗細注序始所謂得其精神忘其相者數百今世所傳者本有二百十九篇者有二百四十一篇者與序中所謂之數不合恐亦不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能不爲後人痛惜矣

予厚于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牧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牧深惟公曰公于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公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

慢我牧因不敢復辭勉爲賀敘終甚慚賀唐皇諸孫字長吉元和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森森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殘殿梗莽邱墟不足爲其怨恨悲愁也鯨吸鰐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驪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驪有感怨刺懸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得無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醉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末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驪可也北夢子嘗覽王贊歌篇慕其逸才奇險雖然嘗疑其無理未敢言于時輩司也是知通謠詩長吉若使稍加以理雖奴僕命驪若得不相處也賀死後凡有五年京兆杜牧爲其敘看長吉詩因喜其才力過人而其運落筆細讀方知作者用意他人都不到此是千後子奇章集見杜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以理雖奴僕命驪若得不相處也年長吉猶無知子也以杜牧之鄭重爲序用大將他人都不到此是千秋故亦未嘗讀也卽讀亦未知也微一考歌詩將無道長吉者也謂乃不逮堅木也未必知驪也驪之荒忽則過之矣更欲僕驪亦非老子年長吉子甫知之耳詩之難讀如此前而作者嘗置心何也又曰換川反覆每道形容非不極至獨惜理至此而作者嘗置心何也又曰意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人情而聽者惑焉是爲辨若眼前語衆人未得長吉所傳之長吉所以自成一家蓋苟按煩言二說蓋欲翻杜序中語耳杜子全集中特提出一詩是家數奇按煩言二說蓋欲今未嘗經讀者上下文意顯然未嘗孤取二詩而盡棄其餘也煩言以爲直取二歌詩而止而嗤自是未嘗讀長吉詩子乃嗤煩言未能細讀牧之序至于理而不及驪自是未嘗讀長吉詩子乃謂賀所長正在于理是何等語耶觀其詩實屢云妙處不必可解試問作詩至不可解妙在何處讀古今才人嘗賞長吉諸詩數賞其可解者乎抑嘗賞其不可解者乎平點賞其在理外者乎抑數賞其不如理外者乎予謂煩言者評語疑誤後人正復不少而自附于長吉之知子謬矣宋潛書嘗謂其詩如醉翁稟語終不能了了可謂知言也耳食者譽其奇

辨

李長吉小傳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敘狀長吉之奇甚蓋世傳之長吉嫁嫁王氏者語長吉之妻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璫崔植董爲密每旦日出

李商隱

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恆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採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

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歟下榻叩頭言阿婆呼太夫人云長吉學語時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

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煌煌有煙氣聞行車噲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圃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獨眷眷于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卽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時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時人亦多排擣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書李賀小傳後

陸龜蒙

玉溪生傳李賀云長吉當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余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左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灘瀕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陂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蔓條蒙翳如塢如洞地塗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經幕投金堵一往至得陵大櫟隱巖係坐于積水之旁吟到

日西還爾後委委去曹務多弛廢今奔躁太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王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滻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冬日有懷李賀長吉

戴叔倫

歲晚齋居寂情人動我思每因一樽酒重和百篇詩月冷猿啼慘天高雁去遲夜郎流落久何日是歸期

讀李賀歌集

僧齊己

赤水無精華荆山亦枯槁玄珠與虹玉璨璨李賀抱清晨醉起臨春臺吳綾蜀錦胸襟開狂多兩手掀蓬萊珊瑚掇盡空土堆

福昌懷古

張耒

少年詞筆動時人末俗文章久失真獨愛詩篇超物象祇因山水與精神清溪水拱荒涼宅幽谷花開寂寞春天上玉樓終恍惚人間遺事已成塵李賀

讀李長吉詩

李鋼

長吉工樂府字字皆雕鏤騎驢適理外五藏應爲愁得句乃足成還有理致不嘔心古錦囊絕筆白玉樓遺編尙如此嘔息空搔頭

長歌哀李長吉

郝經

元和比出屠龍客三斷革編兩毛白黃麗草樹徒紛披幾人探得神仙格青衣小兒下玉京滿天星斗兩手摘胸中旁魄銀河湧驅出鯨鯢噴霜雪逸氣似與秋天沓辭鋒忽剗青雲裂剗空一劍斷晴霞齊敗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蔓條蒙翳如塢如洞地塗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價益高翠華灼爍紫霓掣我生不幸不同時安得縱橫驚濤絕思君岳岳矯首立扣破元關天地絕忽驚鳳爲入寥廓恍惚渾疑見顏色

車聲喧管絃  
妙間亂霞顛倒無蹤跡  
六龍驤翼夾秋日  
神鼎俄空鉉  
華碧丹青盤礴冠元精  
縱有新詩招不得  
煙淒淒兮鎖瑤臺  
望王孫

今去未迴璇  
瑛玉樹生瑞堦  
有瑤花兮花不開  
仰天三嘆天無語  
萬里長風酒一杯

觀明發畫李賀高軒過圖

僧道潛

唐年茂宗枝時平多俊良長吉尤震曜春林擢孤芳退之孔門屹  
屹真棟梁筆力障百川風瀾息共狂破衣繫麻鞋右顧生輝光一朝  
與混輩命駕煌煌質初爲兒童隨父事迎將須臾命賦詩英氣加  
激昂長安衆詞客競問爭推揚風流垂異代尚想古錦囊君今亦宗  
英韻勝斯人方少年肯事事苦學志獨強風騷擬屈宋妙處相韻頌  
丹青出戲弄配古猶擅場形容示往事彷彿如在旁一徑入幽遠古

垣綠林莊平橋跨綠水灣叢含葱蒼晴窗爲披拂佳興杳難忘  
李賀晚歸圖

徐俯

近代推名畫諸君作薦書皇都開藝學博士是新除高柳長安道亂  
雲昌谷居丹青聊置此僕馬晚歸歟

劉因

赤虬翩翩渺無聞  
望之不見矧可親  
浮世浮名等濁溷  
眼中擾擾投詩人  
心肝未了人間春  
龐眉尙作哦詩聲  
太平瑞物不易得  
昌黎仙人掌中珍  
北風蕭蕭吹野麟  
千年淚雨埋青雲  
乾坤清氣老不死  
丹鳳再來須見君

事紀十二則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

諱辯賀竟不就試

韓昌黎詩序云角輒與李賀爭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賀不舉進士爲是勸手筆敏疾尤長于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勝者其樂府數十篇至于雲韶樂工無不誦誦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十四

舊唐書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各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首尾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區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警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遊者權璣楊敬之王恭元每撰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舊唐書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歌

名動京師時韓愈與皇甫湜見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謂曰若

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晉肅行止言

者一公因連騎造門請其子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試一篇

篇賀承命欣然操韻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二公大驚遂以

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

或謗賀不避家諱韓公特著諱辯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

太平廣記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

當時工于詞者莫敢與賀齒出是名聞天下以父名晉肅子故不得

舉進士卒于太常官年二十四其母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

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夫人子而

夫人念某且深故從小奉親命能詩書爲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  
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因筮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  
養得非天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  
仙之居也近者遷都于月圃構新宮名曰白瑤以其榮于辭故召某  
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

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

解太平記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于縉紳之間每加延

譽

自此聲華籍甚時元相國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亦工篇什嘗願結

交賀一日執贊造門賀攬刺不荅遠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

看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慚憤而退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科目當要

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禰諱音不合應進士舉賀亦以輕薄爲

時輩所排遂成憾軒文公惜其才爲著謙辭錄明之然竟不成事

錄

李藩侍郎嘗繕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爲筆硯

之舊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得其所爲亦見

其多點竅者請得所遺者視之嘗爲改正李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跡

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

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

賀篇什流傳者少

唐開

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吐地者三俄而文成二篇文筆璀璨雲

仙

張司業繕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因詔

記

張司業繕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因詔

記

進士李賀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

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儻矣

因詔

李益長于歌詩德宗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

冊

李賀樂府數十首流播管絃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出樂人輒以重

賂購之樂府稱爲二李

舊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

一命于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

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達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鄧方

千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偏在詞人之口卻氣抱恨竟爲冥

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勅獎莊而令中書門下

詳酌處分

咨議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文獻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溫

詩評三十二則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文獻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溫

詩評三十二則

太白仙才長吉鬼才然仙詩鬼詩皆不堪多見多見則仙亦使人不

敬鬼亦使人不驚

廣滄浪詩

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折紅葉闢開鑿

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醉天與俱高青旦無際鷗觸巨

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顛視諸阜者耶

張碧詩

李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語

朱子

李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才太白以意爲主而失于少文賀以

詞爲主而失于少理

歲寒堂

張爲作詩人主客圖序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主上入室韋應物入

室李賀杜牧李餘劉猛李涉胡幽正升堂李觀賈馳李宣古韋節劉

駕孟遲及門陳潤韋楚老○飛香走紅滿天春

上

唐詩

行酒句

蹋天磨刀割紫雲

紫石

右張爲取作主客圖

唐詩

元和歌詩之盛張王樂府尙矣韓愈李賀文體不同皆有氣骨退之

等作前賢稱之詳矣若長吉者天縱奇才驚邁時輩所得離

絕凡近

遠去筆墨畦徑嗚呼使假之以年少加以理其格律豈止是哉

品藻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興李涉李益耳

○玉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

溫

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于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

溫

賀詞如百家錦納五色眩耀光奪眼目使人不敢熟視求其補十用無有也予謂賀詩妙在興其次在韻逸若但舉其五色眩耀是以兒童才藻目之豈直無補已乎

趙匡光  
譯注

大曆以後解樂府遺法者惟李賀一人設色濃妙而詞旨多寓篇外

刻于撰語渾于用意中唐樂府人稱張王視此當有奴郎之隔耳○

譚友夏云詩家變化盛唐已極後又欲別出頭地自不得無東野長

吉一派

毛謝黃詩辨

羅翁詩評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怨

詩人

李長吉語奇而入怪

周易之古今諸家樂府序

篇章以平夷恬淡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

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周易之古今諸家洞貫王征行氏此語未盡然羅門悲壯銅垂勸誠亦平淮夷雅之一也

昔人謂詩能窮人或謂非止窮人有時而殺人蓋雕琢肝腸已乖衛生之術嘲弄萬象亦豈造物之所樂哉唐李賀本朝邢居實之不壽殆以此也

周益公平

李長吉詩字句句欲傳世顧過于剝鉢無天真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悅無梁棟知非大廈也○李賀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

周益公平  
詩話

鍾伯敬解長吉刻削處不留元氣自非善相此評極妙譚友夏謂從漢魏以上來謬以千里

詩辨

長吉好以險字作勢然如漢武秦王聽不得直是荆軒一片心原自漢魏以上來謬以千里

詩辨

李賀雁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撫言謂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喜臥方倦欲使閨人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雁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東帶出見宋王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時豈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二公去取不同誰是予

曰宋老頭巾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解此意矣予在滇值安鳳之變居圍城中見日暉

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始信賀之詩善狀物也

楊升菴外集卷

李賀金銅仙人歌魏官牽車指千里牽與轡相近車軸相關而行也

世多不識此字溷作牽牛之牽詩林猶能存此字形而本集中反多

謬矣

周益公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灑正用老杜題王宰書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之句

長吉非踏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爲好語也

容齋

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暖香惹夢鶯驚歸孫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絕妙

楊升菴外集卷

唐人詩曰足知造化力不給使君須吾有取焉

周益公  
詩話

李長吉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水漫花場夕陽遲雖爲歐陽文忠所稱然不迨長吉之語

許彥周  
詩話

王直方詩話云李賀高軒過詩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之句子每爲

之舉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

周益公  
詩話

李長吉詩作不經人道語然鏽幕圍春風古樂府中全句也

周益公  
詩話

復齋漫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予觀劉禹錫

周益公  
詩話

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

世曰李長吉爲鬼才鬼才夫陶通明博極羣書取一事之不知曰與爲頑

仙事爲才鬼然則鬼才豈易言哉長吉名由韓昌黎起司空表聖評

昌黎詩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擰決天地之垠而長吉務去陳言頗似之譬之草木臭味也由其極思苦吟別無他嗜阿諛所謂區心乃

已是以隻字片語必新必奇若古人所未經道而實皆有據案有原委古音鑿津其間其厖蕪富其裁鑒當其結撰密其鍛鍊工其手神

超其骨力健典實不浮整蔚有序雖詰屈幽奧意緒可尋要以自成  
長吉一家言而已杜樊川序謂驥之苗裔令未死且加以理可奴僕  
命驥未爲不知長吉亦未爲深知長吉詩有別才不必盡出于理請  
就驥論朱子以屈原行過中庸辭旨流于跌宕怪神鬼對激發不可  
爲訓林應辰則以詞哀痛而意宏放與寄高遠如真金闌風西海陞  
皇之類類莊氏寓言劉舍人指其詭異誦怪猶狹荒淫四事異乎經  
典而自有同乎風雅者駢詣絕窮微極命庶物力奪天巧渾成無跡  
長吉則鋒穎太露蹊徑易見調高而不能下氣峻而不能平是子驥  
特長擬議未臻變化安得奴僕驥也傳稱其細瘦通眉長指爪貌與  
人殊而諸樂府亦若九歌東臯太乙以至國殤禮魂諸體信乎其爲  
鬼才矣或言元微之以詩謁長吉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微之怒以  
父諱事阻其進元韓同時是長吉前輩語或失真然以彼其才目睫  
中寧箇微之屬若海內稱詩以元白爲宗鄙俚枯淡稚弱猥雜會委  
菴歌謠之不如間好爲長吉鬼語而不察長吉胸有萬卷書筆無半  
點塵奈何率爾信腕信口無所取裁妄自攀附猶倅子假鬼面效鬼  
聲相戲相恐也終身論嘵鬼趣才何有焉李雜昌詩序

有明霞秀月之賞則必有崩雲湧雪之驚有練川楮陸之平則必有  
雁蕩龍門之怪有典謨訓誥之正則必有竹墻石鼓之奇有魯論孟  
子之顯則必有墨兵蒙寇之幻窮則必至于變通則適反其常此不易  
易之理也唐以律取士猶今日之時文也人守其韻世工其體幾于  
一管之吹矣李賀以僻性高才均腸肝眼跳梁其間其最稱筆硯知  
者鏡深繹隱之韓愈而所極臧諱視者明經中第之元稹也賀既吐  
空一世世亦以賀爲蛇魅牛妖不欲盡掩其才而借父名以錮之蓋  
不待溷中之投而賀之傲忽毒人將姓氏不容人問世矣賀既孤憤  
不遇而所爲嘔心之語日益高渺寓今託古比物徵事大約言悠悠  
之輩何至相嚇乃爾人命至促好景盡虛故以其哀激之思變爲晦

澀之調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類幽冷谿刻法當天乏顧  
其冥心千古涉目萬書喋空繡閣擲地絕塵時而蛩吟時而鸞鶴語  
時而霜鶴唳時而花肉媚眉時而冰車鐵馬時而寶鼎燭雲時而  
碧燐劃電阿閃片時不容方物其可解者抱獨知之契其不可解者  
甘遜世之悶卽杜牧之踵接最密猶以爲殊不能知也王思任昌合詩序

李賀所賦銅人銅臺銅驪架臺傷與亡歎桑海如與今人語今事握手結徇愴淚漣而也賀亦尋常今之人耳千年心眼何爲使賀獨有  
鬼名哉夫唐人以賀赴帝召共慕之爲仙今千年學士乃畏之爲鬼  
以爲仙則賀死而生以爲鬼則賀生而死矣然則賀之死不在二十一  
七年之後乃在二十七年之前也賀之死又不在借諱鋗身投溷掩  
名之日而在千年來疑賀摘賀愛賀自以爲知賀之人也劉會孟  
曰千年長吉子甫知之耳賀所長乃在理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  
人情而聽者惑焉是爲辨耳夫鬼亦人靈而已旣以外理又不近人  
有物如是者奚但鬼而已哉雖然長吉不諱死亦自知其必復生唐  
人已慕之爲仙矣賀自言則曰幾迴天上葬神仙又曰彭祖巫咸幾  
回死是謂仙亦必死也後人旣畏之爲鬼矣賀自言則曰秋墳鬼唱  
鮑家詩是謂鬼定不死也故生死非賀所欣戚也意賀所最不耐者  
此千年來齊賀於巒巒沈屯中非死非生若覺不興者終不能歸眉  
吐舌嘆血雪腸子天日之前是賀所大苦也乎李雜昌詩序

李長吉才人也其詩詣當揚子雲之文諸同所命止一諾而百靈  
奔赴直欲窮人以所不能言并欲窮人以所不能解當時嘔出心肝  
已令同儕辟易乃不知己者動斥之以鬼長吉掉不受也長吉詩總  
成其爲才人耳僅得永年而老其才以陽其識與學之所極當必有  
大過人者不僅以才人終矣方扶南昌合集詩序

李賀阨於譏不得舉進士愈作諱辨可謂愛賀矣然識者百而愛者  
千

一是愛不勝議也古今仇才者首上官子蘭而成屈子以千古未有之難驕則愛者且千萬人譏何傷質才學驕者也而處時不同德宗猜忌用人不信宰相寧宗英主也賀度爲相當賀七歲愈與皇甫湜深器之及愈爲御史在貞元十九年而賀年二十有二矣數上封事何難一薦之度而考之史卒無聞焉或曰中原時當用兵無事需生而叔文之黨方鎮天下賤士大夫不使登進卽愈之身一貶陽山再貶潮州躬之不恤何暇爲質遠後爲彭義行軍司馬用其文而已而質適以是年死豈不悲哉或又曰賀之晚于讓宜也屈子悼宗國之亡其憂大故其辭質當平世何至哀憤楚激嘔心作詭謫之辭以致忘者投詩溷廁斯已過矣曰非也質王孫也所憂宗國也和親之非也求仙之妄也蕃鎮之專權也關宦之典兵也朋黨之竝成而戎寇之禍結也以區區奉禮之孤忠上不能達之天子下不能告之羣臣惟崎嶇屢背託諸幽荒險灘諸詠庶幾後之知我者而世不察以爲神鬼悠謬不可知其言既無人爲之深釋而其心益無以自明不出重可悲乎

宋理宗公集序

世之苦於律才人與才人之苦于律世兩相厄也人文淪落之日處才難人文鼎盛之日處才尤難屈原實誼才同而世不同世不同而處才之愛困又同楚襄漢文殆猶聲壞離騷賦後先同悲然則才不問時代而所遇皆窮天亦何必重生此才爲詩人困耶詩三百篇大抵不得志於時者之所作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之不得志也以春秋續詩也屈原輩以驕續詩是以詩續詩也是又以詩續春秋也其辭異其旨同也唐取士以詩是不欲詩亡也是將欲續王風非欲續騷也而唐之人才歷數百年爲特盛終唐之世才最傑者稱兩王孫焉差乎唐之祖宗創制立法以網羅奇俊冀無一失其雲初秀出官爲舉世所推坐致通顯乃邀其福于祖宗者卽厄其遇于子孫吾何能不爲李白李賀惜唐才人皆詩而白與賀獨驕白近乎驕者

也賀則幽深詭譎較驕爲尤甚後之論定者以仙于白以鬼于賀吾又何能不爲賀惜白與賀俱不遇而一時英賢蔚起況者出其中愛者出其中卒至廢棄縗滅而以賀視白則白之處天寶也不較愈于賀之處元和哉自子至尊之前尙能耽吟騷橫微指隱舉一時宮禁欽仰亦足傾倒一世其擣之也不過一閨人婦子耳乃賀以年少一出卽攫塵網姓字不容人間其擣之也則皆當世人豪焉賀之孤憤恨不卽焚筆硯何心更事雕蟲以自喜乎且元和之初外則藩鎮悖逆戎寇交訃內則八關十六子之徒肆志流毒爲禍不測上則有英武之君而又惑于神仙有志之士卽身膺朱紫亦且輕舉憂憤矧乎懷才尤處者乎賀不敢言又不能無言于是寓今托古比物徵事無一不爲世道人心慮其孤忠沉鬱之志又恨不伸紙疾書繙繙數萬言如翻江倒海一一指陳於萬乘之側而不止者無如其勢有所不能也故賀之爲詩其命辭命意命題皆深刻當世之弊切中當時之隱倫不深自弢晦則必至焚身斯愈推愈遠愈入愈曲愈微愈滅藏哀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什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不審所從來不已弄一世之奸雄才俊如龍蹠噭啞且令後世之非者是者惡者好者不得其所爲是非好惡之真心又安得其所爲是非好惡之敢心哉

宋理宗公集序

昌谷生二十七歲然無年譜可考第揆之杜牧之序則太和五年稱賀死後十有五年矣自太和五年溯之是賀卒于元和之十二年十一月又自元和十二年溯之是賀生于建中之二年辛酉唐德宗長吉之年也若云生于建中二年辛酉多却十年矣歷德宗順宗憲宗二朝生當在貞元年也

詩多感諷辭絕當世忌之者多故不敢自係以年且苦早卒又爲中表所啣以其詩投溷廁中卽沈公子明所集四編亦皆散亂無次如高軒過一詩乃賀七歲時爲韓員外皇甫侍御過其家使賦者也而編之三卷中可知其卷帙之不足憲矣詩至六朝以迄徐庾雖雅

漢魏浸失殆盡正始之音沒于淫哇識者傷之唐詩自開元天寶而后愈趨卑弱元白才名相埒其詩爲天下傳謠當時號爲元和體人競習之類多淺卒靡諧而七言近體尤甚至問老嫗之可否于籠下博才子之聲譽于禁中賀心許之乎當元稹謁質貳之曰明經中第何用謁爲豈真薄其爲明經耶薄其競趨時名以此中第也故力挽頽風不惟不知有開寶并不知有六朝而直使屈宋曹劉再生于狂瀾之際斯集惟古體爲多其絕無十言近體者深以爾時之七言近體爲不可救藥而姑置之不議論也夫以起衰八代之昌黎與皇甫諸公儼然先輩乃獨降心于隴西一孺子則知昌谷起衰之功不在昌黎下已抱樸子曰懷莫逸之量者不矜風俗以立異至若立異而使人斥爲神鬼也昌谷過矣雖然岣嶁石鼓音義井然世間安得有奇卽有奇亦安得有不可解者余謂昌谷無奇處原無不可解處第世人患耳食而胸無定識遂徇聲逐影宛如夢中說夢終屬恍惚晦菴先賢大儒也其註詩猶有議焉者謂其拘于鄭聲淫一語而靜女子衿皆指爲淫焉毋惑乎世之註昌谷者拘于牛鬼蛇神一語直欲繪一獮猲幻怪之狀以爲昌谷也廬山真面目終不可見矣

樊註昌谷集  
凡例三則

李長吉歌詩首卷

李長吉歌詩卷之一

錢塘 王琦 琢崖彙解

思謙蘿山較

音樂不相涉劉義慶等侯賦云名敗壞雅引梁荀子吳若言則用吳質事而戴籍失傳今無可考請寒秋謂秋月

殘絲曲

吳王子詩此篇

李憑箜篌引  
楊白源有張李憑彈箜篌詩曰聽秦聲妙玉殿清  
樂聲又曰花燭燭下歌泉名高半在御筵前漢王欲助人間  
樂從遠新聲鑿九天李憑蓋梨園弟子工彈箜篌者也舊唐書  
李凭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詞太子云侯調所作其聲  
妙於塵節謂之妙矣樂韻為絕響或謂節近靡麗之樂非也舊  
說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通典醫  
瘧胡樂也漢靈帝好之常曲而長二十寸有二絃賢抱於懷中  
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先侯無音後之器不一大箜篌小箜  
篌鼙坐侯亂坐侯鳳首坐箜篌數種龜詩中二十三絲一語知憑  
所謂者乃  
豎箜篌也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頽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  
箜篌絲桐訣其聲高秋訴其時空山雲將詠其景江娥弾竹素女愁  
木宜為樂器故曰蜀桐歲華紀麗九月曰高秋亦曰暮秋博物志舜  
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以弔舜彈竹愁矣史記太帝使素女鼓  
二十五絃悲帝榮不止乃破其瑟寢寢寢成蓋若鶯鳴之聲悵不落春秋  
江娥一作湘娥笑玉碎狀其聲之清絕鳳凰叫狀其聲之慘驚聞  
笑玉碎狀其聲之麗麗聲之出於蜀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  
笑玉碎狀其聲之麗麗聲之出於蜀山楚辭章句芙蓉花也  
劉蕡新論林葉莎蘚如泣春葩含日似笑文獻通考燕樂有大箜篌  
小箜篌音逐手起曲隨絃成蓋若鶯鳴之聲悵不落春秋  
此詩蘇東坡同○岷山一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  
作荊山香闌一作蘭山者  
譽能變易氣候節物行吹律而溫氣至之意下句言其聲能感動天  
神卽應之奏樂而天神皆降之意三輔黃圖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  
二門各通達九達以相連以經沙苑居賦降紫皇於天門太平御覽  
說要總曰太清九宮皆有高處其最高者稱太皇紫皇玉皇○絲一  
作絃絃一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淮南子女媧鍛力色  
作掌非一掌其聲忽如石破而秋雨逗下猶白樂天琵琶行銀瓶乍破  
水漿迸之意項坏詩意當是初彈之時疑雲滿空懼之而秋雨擊作  
水漿取其溫而劣也蓋本草所化多  
說要總曰太清九宮皆有高處其最高者稱太皇紫皇玉皇○絲一  
作絃絃一女媧煉石補天處石以補天吳子止于  
作荊山香闌一作蘭山者  
謂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頑若異類亦能見其形音記  
永嘉中有神見育州自稱造基有嫗號成夫人大人好音學能彈  
箜篌聞人移歌謡便起舞所謂神嫗疑用此事列于夢巴陵客而烏  
鵲之聲感之而旋應以景似情似虛似實讀者徒嘆其琢句之奇解  
苦又昧其用意之巧固然皎白之辭而以為在可解不可解之間  
謂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頑若異類亦能見其形音記  
暗用此事○神山一作坤山

垂楊葉老鶯啞兒殘絲欲斷黃蜂歸綠蠻年少金釵客纏粉臺中沉  
琥珀絲簧年少指男子金釵客指女子繡粉青白色琥珀酒也李太  
白詩魯酒若琥珀又云蘭陵美色鬱金香玉琥珀盛水琥珀光○  
年少一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  
作少年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  
青錢夾城路榆莢甚高未生葉時枝間先生蕊形似錢而小色白  
元命包二月榆莢落音書吳興沈无轉小錢謂之沈郎錢

還自會稽歌并序

庾肩吾於梁時嘗作宮體謡引以應和皇子及國勢淪敗肩吾先  
潛難會稽後始還家僕意其必有遺文今無得焉故作還自會稽  
歌以補其缺南史每徙鎮肩吾常留府王爲皇太子兼東安王國常  
舍人後爲安西湘東王中錄事司諫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及  
簡文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蕭何據杭州臣是景福  
詔遺肩吾使江州倫當公大心肩吾因入東城宋子仙譜會稽會  
稽得肩吾謂曰吾聞汝能作詩可即作晉賦如金扇吾譜筆  
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爲詩昌令仍問道江州刺史續  
義襄太守清齊樂繁文在東宮亦好寫竹管詩口誦止乎  
枉席之間猶琢磨藻思煥闢開之內後生好學遂相傳晉賦剪  
紛號爲宮體大唐新語梁簡文之爲太子好作點詩境內化之侵  
以成俗謡之宮體肩吾

所作宮體謡引今不傳

野粉椒壁黃濕螢梁殿二句見臺城破後宮殿荒寒之狀顏師古  
塗壁取其溫而劣也蓋本草所化多  
臺城應教人秋衾翠銅蓋容  
繪筆皆朱闌謂朝共其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使指  
爲臺使猶士爲臺官法令爲臺令今人之制也指言建康爲臺城則  
非北景德建康志臺城一曰苑城本是後苑音成帝成和中新宮  
成名建康宮卽所謂臺城也王上元縣東北十五里魏晉以來人臣於  
臺城應教人秋衾翠銅蓋容  
言應和皇子故云應教文又平素載東肩吾詩今於諸王曰應教詩序  
涼北樓回應教詩咏朝林應教詩季和沈舟與水任萬山太子車飾吳霜點歸  
應教詩數篇陸機詩應教題南董子善江銅管太子車飾吳霜點歸  
鬢身與塘浦晚培溝培中詩也曉寒老脈脈醉金魚羈臣守述賤  
承上而言夢白身老不堪再壯當永辭學孫守貧賤以貧身也吳正  
子計金魚袋也多歡子云康安古之舊我魏又帝易以鹽唐改以魚  
長吉咏梁事而用

出城寄權璣楊敬之

唐書權璣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李宗閔薦爲中書舍人